

龙城政界

杨川庆◆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秦江涛知道林振亚，

那个一身书卷气的省委书记，
眼里决不容一粒沙子。

秦江涛知道林振亚，
那个一身书卷气的省委书记，
眼里决不容一粒沙子。

信访局长

新闻场

你与副部长挨着坐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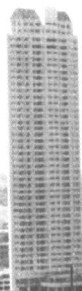
难道就能显示你的领导地位吗？

界外情感

龙城政界

杨川庆◆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秦江涛知道林振亚，
那个一身书卷气的省委书记，
眼里决不容一粒沙子。
你与副部长挨着坐在一起，
难道就能显示你的领导地位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城政界 / 杨川庆等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 3

(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

ISBN 7-5404-3733-2

I. 龙... II. 杨...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5387号

龙城政界

杨川庆 等著

金在胜 编选

责任编辑: 汤亚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05,000 印数: 1-10,000

ISBN 7-5404-3733-2

I. 2269 定价: 25.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龙城政界

杨川庆

作为一名正厅级干部，一个有着六百多万人口的地级市市委书记，犯下这样的错误，省委决不会无动于衷的。秦江涛知道林振亚，那个一身书卷气的省委书记，眼里决不容一粒沙子。秦江涛感到侥幸的是，当初坚决免了张海的职务。如若在黄宝祥的坚持下，保留了张海的职务或将张海提职，那么探究起与三万零五百元的前因后果，他秦江涛就有可能堕入万劫不复的政治深渊……

238 界外情感

王秀云

她看着贾科长比哭还难看的笑脸，知道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已经进入半公开状态，这不是她愿意看到的，窝里斗是官场最忌讳的，可是，对方已经呲起了獠牙，她别无选择……

281 信访局长

黎 晶

原来这位就是当年在临江县赫赫有名的赵科长，分管着全县的劳动指标分配，大权在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赵东生在县劳动科跺一下脚，全县也得颤上一颤，就连县委、政府的什么副书记、副

县长都得高看咱一眼……

357 新闻场

周万年

刘亚舟心里是十二分感激的，感激他的理解和心有灵犀一点通，你与副部长挨着坐在一起，难道就能显示你的领导地位吗？就表示你能与部长平起平坐吗？更重要的是当你汇报时，你怎样观察领导的表情？难道还要书记、部长扭着头听你汇报吗……

龙城政界

杨川庆

第一章

1

二〇〇〇年七月三日。

秦江涛是中午刚进家门时接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何维嘉的电话的。他原本想稍稍休息一下，吃点饭，然后到妹妹家去看看妈妈。自己在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培训班学习了一年，还是寒假回来过春节时看的老人家，一晃快过去半年了。何维嘉通知说，下午一点三十分，省委书记林振亚，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昌，省委主管干部的副书记李一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谊在林书记办公室找秦江涛谈话。

秦江涛心想，自己挂上省委副秘书长一职的事看来是定了。他的前任由于年龄的关系，去年初到省政协任职，他就由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接替了主任职务。省委政研室主任按常规是要挂省委副秘书长衔的，还未等省委研究此事，他就到北京学习去了，这一学习就是一年。

秦江涛进了卫生间，用毛巾擦了把脸，对着镜子

001

龙
城
政
界

看了看自己。镜中映出的是一张成熟而显得刚毅的长方脸，浓重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明亮而有神的眼睛。他很感激父母给了自己一双这样的眼睛，这是他脸上最打动人的地方。他生于一九五四年，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鱼尾纹增多了，眼睛里有了些许沧桑，但依旧明亮。对了，妻子郭金娅就是先看上自己的这双眼睛，进而爱上自己的。她说，看着你的眼睛，一句谎话也不敢说。说这话时是十八年前了，那时他们正在大学校园里读书……秦江涛愣了一下神，随即缓过来。他又看看自己的穿着：浅灰色的西裤，白色带暗蓝横格的短袖衬衫，脚踏一双黑色的皮鞋。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下午一点二十五分，一辆奥迪轿车停在省委一号楼前。秦江涛迈出车门，走上阶梯，抬头看见了何维嘉。五十出头的何维嘉长得矮粗胖，一只大脑袋特别醒目，他看了一眼秦江涛，面无表情地说：“江涛，我在等你。”

一号楼是一座老式灰色建筑，墙壁厚，窗户大，框架高。一九四六年，我党一位领导人陈云曾在这座楼里主持召开过一次会议，那是一次记入党史的重要会议，因此给这座楼增添了些许神圣色彩。秦江涛常来这座楼，每次走在铺有地板的走廊里，心里都涌起一种无法言表的感觉。所谓无法言表，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这让有“全省一支笔”之称的秦江涛每每感到无奈。这座三层小楼，一楼是省委秘书长、几位副秘书长的办公室和常委秘书室，二楼是三位省委副书记的办公室和两个小会议室，三楼是省委书记的办公室和常委会议室。在三楼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门口，林振亚的秘书梁建华站在那里，见何维嘉与秦江涛走近了，低声说：“林书记在等你们。”

四位省领导坐在沙发上在说着什么，见秦江涛走进来，都站了起来。林振亚握着秦江涛的手，笑着说：“江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得怎么样？也没有让你休息休息，实在是重要事情呀！”

秦江涛很尊敬眼前的这位省委书记，既敬佩他的领导水平，又敬佩他为人处世的方式。林振亚是江南人，高挑的身材，瘦长的脸，戴着一副白边眼镜，给人以儒雅之气。林振亚“文革”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学校时就显露出较强的组织才能，曾是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离开大学后，他到江南某省的一个县水利局担任技术员，“文革”后走上领导岗位。他任过县水利局局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副省长，两年前从沿海某省的省委副书记任上交流到属于中部的这个北方省份任省委书记。五十八岁的林振亚长得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些，白皙瘦长的脸上总是一副沉静的表情。两年前，林振亚刚上任时，秦江涛作为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与其他部门一些人，陪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全省的十五个地市。他务实、敏锐、平和等特点给秦江涛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官气的特点，更赢得了随行人员的好感。

与林振亚的清瘦相比，年龄相仿土生土长的省长沈昌、省委副书记李一峰就长得比较粗壮，宽阔的脸，宽阔的肩膀，宽阔的腰板，典型的北方人模样。组织部长陈谊是新近从邻省交流过来的，秦江涛与他不熟悉。他年龄与秦江涛差不多，显得很精干。

大家打完招呼，林振亚代表省委开始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令秦江涛大吃一惊。林振亚说：“江涛同志，上午开完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你任龙城市委书记！”

这年代，真是变化快。秦江涛大学毕业到省委工作时，省委机关的有些干部若被派到地市去工作，总是显得极不情愿，现在则是抢着去。龙城是本省仅次于省城的第二大城市，五区八县，六百多万人口，市区就有一百多万人！龙城的重要可从该市市委书记的去向看出来，目前省政府的六位副省长，其中三位是从龙城市委书记的职位上提拔上来的。一次，沈昌主持省长办公会，恰巧其他三位副省长在外考察或开会，到场的

正是这三位副省长。沈昌幽默地说：“今天的省长办公会没有有关龙城的议题。”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秦江涛知道，盯住龙城市委书记位置的人很多，有的人还在做工作，只等着现任市委书记郝学义挪窝呢！出乎意料的是，自己竟成了这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

“龙城市的工作，这两年很‘沉’。前几年，龙城的经济总量在全国二百多个地级市中排在中游，现在则退到了下游。原来是省内响当当的老二，现在在全省十五个地市中则成了老九。龙城已经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是不是，沈昌同志？”林振亚看着秦江涛，沉沉地说着，又转向沈昌。

沈昌点了点头。

林振亚继续说：“领导班子也不团结，学义同志与宝祥同志工作上不配合，个别班子成员把精力放在了跑官上，有的甚至跑到了北京。我就接到了打招呼的电话，不是一次两次呀！”

林振亚说的宝祥是黄宝祥，曾给李一峰当过秘书，后任龙城市委副书记，现任龙城市市长。

“省委这次是痛下决心呀，把学义同志调出来！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也定了，学义同志到省人大任秘书长，在人大履行程序前，和你交接完工作，先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林振亚坚定地说。

秦江涛听了又是一震，郝学义的这个结局，改写了十多年来龙城市委书记工作调整必升副省级的历史。

“时间很紧啊，江涛同志！你今天就回政研室交接工作，明天就去龙城上任，由一峰、陈谊、维嘉同志送你！”林振亚说到这里，向秦江涛提出了几条具体要求。末了说：“真舍不得你这支笔杆子呀，可省委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你去龙城。龙城需要有思路的人，需要有振兴龙城思路的人呀！”

离开省委大院，已是黄昏时分了。在回家的路上，秦江涛问了一句司机李小保：“小李，有对象没有？”

“没有。才二十三岁，着啥急呀！”

郭金娅在家里做好了饭，给秦江涛开门时，脸上堆满了笑，一双好看的丹凤眼闪着光。秦江涛进了门，笑着问：“秦蕾呢？”

“玩电脑游戏呢！”

女儿秦蕾听到爸爸的声音，欢快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拉住了秦江涛的手。

郭金娅问秦江涛：“有喜事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

“什么喜事？”

“你到龙城当书记呀！”

“这算什么喜事？”

现在人事变动消息就像物质短缺时紧俏的商品，大家争着打听行情。而且，保不了密。

晚饭一家人吃得很高兴。秦蕾对龙城充满了遐想，她知道那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龙水河。郭金娅兴奋地讲了不少省里这半年发生的大事。

秦江涛想到一个问题，龙城目前的局面比较复杂，到龙城后，他不想马上用当地的司机，他看中了李小保。秦江涛给李小保打了电话，把自己的意思说了，让李小保不要急于表态，先与父母商量商量，等明天到龙城后再说。

2

黄宝祥走出市政府办公楼大门，被迎面的阳光晃了一下眼睛，他手搭额头，朝远处望了望。对面的中心广场，坐着三百多名上访的工人，打着白色横幅。七月的阳光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天气异常闷热。黄宝祥心想，不知市政府秘书长陆鸣生与上访群众谈得怎么样了，他担心工人们会中暑。

龙城市二号线车停在了门前，这是一辆白色的日本丰田越野吉普 4500。司机见黄宝祥虎着脸上了车，吓了一跳，刚想问到哪里，就听黄宝祥急匆匆地说：“去龙城宾馆！”

黄宝祥刚刚与李一峰的秘书田捷东通完电话，打听完才结束的省委常委会关于龙城市委书记人选的讨论决定情况。当他得知秦江涛要来龙城时，一时惊呆了。他原以为自己能接这个书记。他也设想了几个竞争对手，但觉得都对自己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他比他们的条件要好。前阵子去省城，看望自己的老领导李一峰，李一峰点化他说，要争取多出政绩，这样在他的升迁问题上才好说话。黄宝祥跟李一峰跟了五年，他太了解自己的老领导了。李一峰这样说，就是说明自己的一些政绩已被他看在眼里，而他对自己的工作人员是极为负责的。谁知，结果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秦江涛怎么能来当这个龙城市委书记呢？这个人有点水平不假，可为人不活泛。黄宝祥对省委的这个决定愤愤不平。论资历，秦江涛也不如自己。他们都是省城那所综合大学“文革”后的一批大学生，自己学的是数学，秦江涛学的是中文。自己比秦江涛大两岁，入校前是一家千人工厂的车间主任，带着工资上学；秦江涛是边远农村一个生产队的青年突击队长，所谓的青年突击队长，说到底就是一个农民嘛。大学毕业后，自己分到省计委，秦江涛分到当时还有的省委农工部，后来是一同进的省委组织部。进省委组织部前，自己是副处级，秦江涛是正科级。自己在省委组织部干的是一线处室，在经济干部处、党政干部处干过，秦江涛干的则是机关党委、教育培训处等二线处室。自己从党政干部处副处长任上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一峰身边当正处级秘书，秦江涛才提拔为教育培训处副处长。自己到龙城所属东堡县任县委书记，秦江涛下去挂职当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自己担任龙城市委副书记时，秦江涛回到省委组织部任教育培训处处长，后来得到提拔任省委政研室副主任。自己当了龙城市市长一年多了，秦江涛才担任省委政研室主任。明摆着，自己的正厅级比秦江涛早了一年多嘛。省委这样安排干部，明显超出了常规，自己不能没有想法。

另外，郝学义调离龙城，他黄宝祥是下了大工夫的。郝学义是土生土长的龙城干部，在当地有很大势力，工作上很霸道。三个月前，省委来考察龙城市领导班子，自己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德律费了很大劲，才弄出一些反郝的声音。为此，郝学义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指桑骂槐，拍了桌子。现在，自己种下的果实，倒让别人来收获了。黄宝祥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车在龙城宾馆门前停下了，黄宝祥正要下车，手机响了。郝学义在电话里告诉黄宝祥，他刚接到省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今晚七点，省领导找他谈话，他现在就去省城，市里的工作请黄宝祥主持一下。

宾馆大堂里，顾德律正在等黄宝祥，他身边站着宾馆总经理高星娜。往常，黄宝祥见到高星娜，总要与她说上几句话，今天却一改往日的习惯，见面就问顾德律：“客人到了吗？”

顾德律是一个大胖子，说话声音洪亮：“在楼上房间洗漱呢，一会儿就下来。开席时间定在十二点。”

黄宝祥看看手表，还有十分钟，就去了一趟洗手间。在洗手间，他一边撒尿一边想着如何应对秦江涛上任的事。他突然对仕途感到绝望。二〇〇〇年七月三日，是他黄宝祥人生路上的一个黑色星期一。想想看，自己今年四十八岁，如果陪着秦江涛干上三年，如能接上书记，也已经五十一岁了。五十一岁能接上书记，再干几年，年龄明显大了，往上进一步的可能已经很小了。这还得保证期间不出什么变故。李一峰年龄大了，往人大、政协挪是早晚的事，也就不能总指望这位老领导。若自己当不上书记，只当市长，就谈不上有什么光明的前景了。别看市长与市委书记是同级别的干部，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同日而语。自己的前任被郝学义挤走，到省石油公司当了总经理，那个单位钱倒不缺，但也就是个企业嘛！自己前任的前任调离龙城，到省安全生产办公室当了主任。自己前任的前任的前任调离龙城，到省城那个副省级城市当了副书记。市委书记离开

龙城，在使用上明显地与市长拉开了层次。郝学义的前任当了三年书记，调离时五十岁，任副省长。郝学义前任的前任当了一届书记，调离时四十七岁，任副省长。郝学义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当了四年书记，调离时四十五岁，任副省长，现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他们担任书记时的年龄分别是四十七岁、四十二岁、四十一岁，比自己现在还年轻呀！

黄宝祥回到宾馆大堂，市经贸委主任已经陪着客人从电梯中走出来。他今天中午要陪的客人是南方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准备在龙城投资建一个大型乳品厂。最近几天，董事长一直在龙城所属的几个县里转，考察奶牛养殖基地，今天上午才回到市里。黄宝祥很看重这个项目，他认为如果这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起来了，可以促进全市农业结构的调整。他原定要好好陪陪这些客人的，由于今天心情不好，匆匆喝了几口酒，就借口还有客人，让顾德律在这里陪着，自己先从宴客的大单间里走出来。

高星娜站在单间门口。这是她的习惯，市党政一把手招待客人，她都要自始至终在外面等候，怕领导有什么事临时吩咐。她见黄宝祥走出来，忙问：“黄市长，有事吗？”

“没有事。我只是有些累，想休息休息。”

高星娜看出黄宝祥有些疲惫，忙叫服务员：“给二楼服务台打电话，让服务员把二〇一房间打开，黄市长要休息一下！”

服务员去打电话，高星娜陪着黄宝祥乘电梯到了二楼，二〇一房间的门已经打开了。这个房间是一个套间，黄宝祥从东堡刚到龙城时，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有时陪客人在宾馆活动，也来这里休息一下。黄宝祥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高星娜站在沙发边上，为黄宝祥沏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她抬起身子，关切地问：“黄市长，你用不用吃点药？”

黄宝祥看着近在咫尺的高星娜，不由感叹站在眼前的是绝色美人。高星娜是第二代混血儿，她的祖母是白俄罗斯人。她

今年三十五岁，有着一副魔鬼身材，尤其是胸部，丰满诱人，在素雅的西式套裙衬托下，令人想入非非。她的脸光滑细腻，长长的睫毛下，深陷的眼窝镶嵌着一双如水的眼睛。不知她用哪种香水，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黄宝祥没有回答高星娜关切的问话，他站起来，隔着茶几抱住了高星娜。

高星娜的脸“腾”地红了，她下意识地向外挣脱了一下。

黄宝祥松开了高星娜，从茶几的右侧走到高星娜的身边，抱起她向里间走去。高星娜在黄宝祥的怀里轻声说：“现在不行，外面有人……”

高星娜的话还没有说完，黄宝祥就把她扔在床上，接着扑了上去……

黄宝祥很快就泄了。他从高星娜身上下来，突然清醒了，觉得自己干了一件蠢事。

在婚外性问题上，黄宝祥有一个认识，那就是从政决不能沾这类事，否则，一旦暴露，就会身败名裂。在艺术家那里令人津津乐道的浪漫故事，换成从政者，就是惊天动地的丑闻。年轻时，黄宝祥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长得很像电影明星达式常，在工厂里，追求他的姑娘很多，他选择了同车间的女工方静波，成了他的妻子。结婚二十多年来，黄宝祥遇到过几次诱惑，都被他理智地躲开了。最严峻的一次，是他在东堡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县电视台女播音员爱上了他。那时，他比现在年轻，正是男人最好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县里住，方静波与儿子没有跟过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女人，有几次就想到了女播音员。他逼迫自己转换念头，不断地思考县里的工作。他想，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出事，这是有前车之鉴的。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处长，下派到一个县里任县委书记。在县里，这位书记与县委机关的一位年轻女干部搞到了一起。年轻女干部的丈夫发现了两人来往的蛛丝马迹，便略施小计，将书记与女人堵在了被窝里。结果，书记被撤了职，妻子与他离了婚，他在县里待不下去了，跑到海口开起

了出租车。这件事在全省传得很广，黄宝祥下来工作时，李一峰还用此事提醒过他。一次，东堡县在北京搞产品宣介会，县里去了不少人，女播音员由于有宣读材料的任务，也随团赴京。一天晚上，女播音员敲响黄宝祥房间的门，说来看看他这里有没有书看。黄宝祥将她让进来。女播音员刚刚洗完澡，披肩长发黑亮黑亮的，脸上飘着淡淡的红晕，一双眼睛纯净而深情地看着黄宝祥。很快，两人赤裸着到了床上。黄宝祥看到姑娘的裸体，那真是青春四溢，魅力逼人啊！女播音员伏在黄宝祥的耳边说：“我还是处女呢！”黄宝祥一激灵，猛地下了床，他想起了那位开出租车的县委书记。他为女播音员披上了衣服，姑娘甩开她的手，幽怨地看了他一眼，走了……

坚持了那么久，可今天……黄宝祥看看高星娜，她正低头整理自己的裙子。“我想给你的，可不是这样。”高星娜走到黄宝祥面前，拉起他的手。

黄宝祥把头伏到高星娜的胸前，双手搂住了她。

“你今天有心事，要好好休息休息！”高星娜抚摸着黄宝祥的头，就像在安慰一个孩子，“我要回办公室换条裙子。”

黄宝祥听到关门声，发了一阵子呆。自己今天的行为太像强暴了，粗鲁，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什么感觉，但绝望的心情没有了。他走进卫生间，擦擦脸，好像有了点精神。黄宝祥心想，秦江涛的上任还远远不能说明自己的仕途已走到了尽头，他还有机会，他还可以创造机会。

第二章

1

二〇〇〇年七月四日。

秦江涛早早地吃过饭，与郭金娅先到妹妹家看望母亲，然

后又去看望岳父岳母。七点二十五分，他到了省委大院。

五分钟后，李一峰、陈谊的车到了，秦江涛上前与省委领导打招呼。这时，一辆白色的日本丰田越野吉普 4500 快速地停在三辆轿车之后，发出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精瘦的五十岁左右的男子走下来，忙说：“我迟到了，我迟到了。”此人正是郝学义，刚刚离任的龙城市委书记。

李一峰说：“你是踩着点来的，不算迟到。”

秦江涛走到郝学义面前，伸出手来，握住了郝学义的手，诚恳地说：“郝书记，我对龙城的情况不熟，你可要多指点呀！”

郝学义也不客气：“江涛，龙城的有些情况我会向你介绍的，工作该交接的也会向你交接！龙城是个好地方呀！”说着，摇了摇秦江涛的手。

四辆车一辆接一辆地出了省委大院，向北驶去。最前面的是郝学义的车；接着是李一峰的车，车上坐着李一峰与秘书田捷东；第三辆车上坐着陈谊与他的秘书及何维嘉；最后一辆车就是秦江涛的车了。

省城到龙城有五百多公里，中间隔着另一个地级市，一色的高等级公路。车上了公路，李一峰、陈谊都在自己的车里往后靠背一靠，进入休息状态。作为主管干部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他们昨天是太疲劳了。上午是省委常委会，有研究干部的议题；下午是与新任职的干部谈话，一直到半夜。今天上午这四个小时的行车时间，可是绝佳的休息时刻。

与李一峰、陈谊进入休息状态相反，最前最后两辆车上的主人却是心绪难平。

郝学义昨晚一夜未眠。他昨天下午到的省城，直接去了前任省委书记、现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又之的办公室。走到人大办公楼前，他驻足停顿，打量了一下以前自己没有认真看过的这座高大建筑。他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将来这里工作。郝学义见到蒋又之，控制不住地发起牢骚，一股脑地将对

黄宝祥的不满发泄出来。蒋又之在任上对郝学义是赏识的。郝学义出生在龙城，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是一级一级走上来的，应该说，在当时是合适的市委书记人选。没想到的是，郝学义在市委书记任内，龙城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了，按照发展是硬道理来要求，就不能说他有什么突出的政绩了。蒋又之微笑地接待了郝学义，听到他发的牢骚，脸色变得阴沉起来。郝学义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鲁莽，蒋又之再赏识自己，他也是省领导，有他多年遵循的原则，在他面前发牢骚，显得自己在政治上极不成熟。郝学义改为自己抱屈：“蒋主任，你知道龙城的情况，那里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有些矛盾近两年才爆发出来，为了稳定，我是想尽了办法……”蒋又之没有让郝学义继续说下去：“学义同志，省委领导晚七点要与你谈话，我们以后再谈！不过，你无原则地发牢骚，这是错误的！上午的省委常委会我列席了，省委对你还是负责任的！大家对你的成绩是肯定的，也指出了你的一些失误！龙城的经济总量从第二滑到第九，是不争的事实呀……”郝学义离开蒋又之的办公室，心情更是沮丧到了极点。他到了龙城市政府驻省城办事处，晚饭也没吃。晚七点，林振亚、沈昌、李一峰、陈谊与他谈话，对他在龙城的工作，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基调与蒋又之如出一辙……

季节正是夏天，路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远处的田野也是一片绿色，令人心旷神怡。郝学义无心欣赏这宜人景色，这景色他又是多么熟悉呀！在龙城与省城之间，这条路他不知跑了多少回。这条路最早是沙石路，十年前铺成了柏油路，四年前建成了高等级白色路面。他乘坐的车先是北京吉普 212，接着是桑塔纳，然后换成奥迪 100，最后换成了眼下乘坐的丰田越野吉普 4500，龙城的一号车。在路上不停地奔跑的过程中，自己的职务也由乡党委书记、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升迁到市委书记。可惜，这一切今天就要与自己告别了，一号